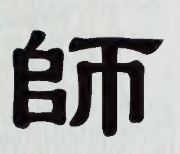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師律

師律卷之十五目錄

師律卷之十五目錄終

師律卷之十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定變第十五

夫人情反常、即變形猝起、極變之人則曰賊曰盜、曰夷狄、雖種類不同、變形殊別、而要其倡亂之情。其亦各有所本。清其本而情自平。變自定矣。顧定變者不先清亂之情、預設防禦。而實謀所以消弭之術。及至亂形漸熾、又不以時殄滅、利害是懼、懦焉莫斷、坐失事機、

乃成猖獗不可制則所以定之者益不得捨亂情而專職亂形矣夫情之變態不一未有不相激而成彼無故稱亂法所不貸矣若下情不上通上恩不下被寃抑無告是非倒置聲勢凌併貪酷不堪脅從偷生饑寒無告類皆常情所難平而用兵者往往忽有以逞也使當事之人得其情爲之哀矜爲之上請爲之開誠則不平之念遂消即欲變亂而無詞氣自索膽自怯力自沮於是招之罔不安撫

地形兵力攻守須要兼備所

之罔不降亂情潛鑠亂形黙化不期定而定矣何至困兵竭餉而變不可定乎故於攻戰之外復立一定之之法焉

禦夷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

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夷。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

患日近。猶撤籓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淸野之計。丁壯則困於修築、隱於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尅於頭、苦於所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

此是廿年前情事今果難發於遼矣

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賠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屢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

時安輯先事申嚴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沈毅勇鷙健鬭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卽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葢白山聳秀渤海瀠洄鴨綠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靑陽而開元之藩籬益

其言大彰于今日

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鎭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鎭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

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爲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鎭爲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方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略有四焉、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爲適中之地

總之亦人險形縣光險丙子虜入昌平隘口轉撫而南隘納大隘抵冷口出犬

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潮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荆倒馬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惟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爲天險紫荆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爲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邈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繇潮河川自磚垛

子而來、則必繇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繇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眞我兵之占池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焉、僨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

頭、保德州、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揷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内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爲靑、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繇法紀

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天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墉百萬綿堞北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　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刺作聲以軟語提攜之無復上下分

大同之紀綱曰墜、況山川平夷曠邈、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鵓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

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并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蕩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太川之

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爲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内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内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

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邇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

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逶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覔壯勇積芻糧以固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者

亦間有焉。汪許論，則云襟亢既據，內地遂安，誑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繇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

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鎮榆林之日也

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

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寇駐魚河、則斷楡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黄河岸横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繇此入。經斯鎭者、其留意焉、

國初撤受降而衞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

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衞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

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略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爲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塞可憑中衛偏枉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闢彌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

花馬與套虜為鄰沿邊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
虜竊平固則直犯花馬抵環慶則繇花馬之東
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
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
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
界築邊塹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
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
袤一千餘里而地里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
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

闊。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緣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爲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畱旬日。呼爲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宗攻

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積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

難今守在外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
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冰合受敵至夏始
寧故昔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千里西控西域南
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
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
涼州永昌門戶六壩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
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
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溝

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臙
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
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臙脂使我婦
女無色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
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
關外有羈縻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
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肅
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
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察

毒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

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葢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氷凍。三時多虛、持禦故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塡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

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

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於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太

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關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逮夫隋城大利唐樹息糜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願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

無三釁可乘此會釁彀之所以計不就即身首且殞矣

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爲守之下策矣況進取耶然仁願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蹔之以仁願之知兵好謀敵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異

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蹤、建朐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三衛卽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烏、匿松漠閒。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

朶顏合爲哈赤

領營興會三十餘衛所皆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廿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餘福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

[illegible]餘餘今爲哈喇漢大寧今爲哈喇哈先年皆耶屠氏種類今朶顏爲元裔餘二衛種名部落雜糅難考矣

嶺至開原爲餘福絲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巳巳餘福大寧結也先爲鄉道朶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餘福大寧人畜去敕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設太監叅

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瓦剌間諜、詔自後役至件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亂加思蘭謀寇遼東、勑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革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革列孛

萬曆初年長昂即花當之曾孫今朋長其不的爲長昂之孫

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驍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爲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嶺、便爲狄境、然

此是正着目今時勢恐不能及此

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禩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蔚金懷安等衛之兵繇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槖駞之山阻陂淵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會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撥

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
即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壍澗
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
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
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益
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
我　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葢觀其
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

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與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勒兵遠攻得乎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明鑒又著矣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

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朶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爲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爲無虞。黄河爲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爲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奥可窺。脣之亾也。惟齒之寒。不然。徙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而畏以吐蕃之獷悍。而謂其不北走臙

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安。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罕東藩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穫之利。垂涎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州、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讐殺、漸

此論極精詳但恐近日情形未必如是

覺衰弱、況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婚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恩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來冷落鄉關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

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爲哉

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

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深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桀驁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

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或隹星猶勝於不爲也

治賊

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

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刼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恭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今誠嚴勑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刼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二月之外除其爲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

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擂鼓舉煙。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繇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

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共
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
至交接處遇有回軍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
途無壅塞之患商官無畏途之憂
遠者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
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
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
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
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

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羣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盜之數十

獲其三。即與准免。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

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

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咼盜於市、并

此爲消彌第一策

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讀史傳。粗知興亾。因此張大胃膽。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寄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

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

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竊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

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

但能援擢數人、則仕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宋秦觀之言盜賊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亾、海內無復足

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
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
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
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
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
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
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亾命是聚、
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
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

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匆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匆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擣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穴

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二語得弭盜之

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擿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

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繇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治賊條約

一裕民乃可止盜合無該部查會經盜賊殘害地方以前起存錢糧物料實在小民名下拖欠者量爲減免以寛民力被賊殺傷人口燒毀房屋之家量爲賑濟存恤毋令失所比直隷附近州縣有皇莊及功臣[illegible]土去處管莊人員生事害人多收租米及爭奪軍民田地往復奏勘夾量裹河一帶進貢進解馬快船隻夾帶私貨興販私鹽多索人夫折乾銀兩及鎮守分守守備

管倉等項官員、奏帶叅隨頭目家人伴當、挾勢詐財、騷擾地方、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足以召軍民之怨、爲盜賊之驅、宜申明禁約、責令撫按等官、嚴加訪察、但有犯者、依法按問、指實具奏、不許姑息、撫按三司官、仍約束州縣衛所官吏、禁戢貪殘、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妄役、一應軍民疾苦不便事情、應查革者即便查革、事體重大者、作急具奏定奪、務使人沾實惠、如此、則民有聊生之樂、各思安其田里、盜賊不能驅之

從矣、

一精兵良將、固堪付託、但地方廣闊、盜賊滋蔓、東突西馳、此出彼沒、以我一枝之兵、當彼各路之賊、坐制一方、則顧理不周、隨處追截、則人馬易敝、彼逸我勞、難保全勝、似宜添差官軍、分路夾攻、互相應援、然客兵有限、先須督責彼處分守守備軍衛有司官員、嚴謹封疆、鎮守要害、整搠官兵、相機策應、又須多差乖覺人役、遠爲哨探、一應有賊、分投馳報、各處會兵追勦、但文移

未審有無窒礙、萬一各圖利便、不肯同心協力、不無悞事、似宜各會同調度主客官軍人馬、節制于鎮巡、如此聲勢揚而威武振、盜賊聞風、自然知懼、

一近日議行捕盜賞罰事宜、斟酌新舊條格、亦既詳盡合中、但所擬賞格、似專為官軍、及應捕之人、不會該載、夫官軍藉名而食、其數也有限、其出也有時、其會也有地、所謂機兵民快、又多閭閻之廝養、村野之編氓、官司苟取充數、又未

尋素教而預練之以之禦敵宜其潰敗不支也
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
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
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錘鞭簡但有一藝
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俐善窺
探事情能出入賊壘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
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鄰佑保管無妻子者量
爲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爲總
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教

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祕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迭察向背、覩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報効者、皆須聽明立賞格、不拘何項入役、但能擒獲斬獲眞正賊盜名顯者、隨即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于賞銀數內、別有首從分給、其爲首運謀、及獲功數多者、照

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塡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率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之功、又

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心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即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爲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一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俯仰無賴激而爲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于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

血屬之顧無可奈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破及其家良可矜惻余以為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竇儼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

俗說告示、隨處張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周寶儀上疏、言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戸爲盜累其一村、一戸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淸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鎭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

拘里老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二人
立為領袖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
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戶各有置辦弓矢刀鎗鞭
撾棍棒之類、令少壯子弟雇工人役操演習學
每村市口路、各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
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撥人看守、但望
有賊遠遠而來、即便發鼓鳴鑼將木柵鎖閉本
鎮本村少壯人下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
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馳報官司督發

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殺獲賊犯照常
人例每名顆賞銀三十兩如村市人家不多者
每附近三四處團爲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
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
規矩既定省諭旣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
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
枷號其管領之人部下獲功至三名顆以上者
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顆遞加陞授各與世襲
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卽時選用

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既息其血屬、護其家業、
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死
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
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讋賊黨之心、
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部奏行賞功新例、足
以歆動人心、但各該府州縣、爲因賊瑾刷刮、帑
藏空虛、見在收貯、除解京供邊之外、以備官軍
折支俸糧等項、尚且不敷、此外別難措置、若不
急爲之處、誠恐賞格雖具、未免失信于人、余以

爲舉大事者、不惜小費、況今所在騷動、利害已迫、豈可復循常格、且盜賊皆一時烏合、所以能奔走其徒者、正以得利則歸之衆人耳、況人情見利則趨、以速爲貴、與賊對敵、捨拚身命、若待事畢、論功陞賞、彼見進死速在目前、而陞賞遲以歲月、況又未必可得、誰肯輕棄身命、今且酌量近賊地方、一切不急官解、暫行停止、以其銀兩、解至用兵官項下、專備賞功支用、但係獲功官軍應捕人役、及雖非應捕、而能擒斬賊盜、照

依定擬則例、卽時賞給、庶幾得効速而人心悅、志士勇夫、聞風興起、賊知我以重賞勵人心、亦必生懼、

一訪得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爲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刼掠、全不爲意、賊以此肆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往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葢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

又皆有分守分巡一旦失陷城池刼掠鄉村了
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
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返遂其
怯懦偷安之計今後凡有城池去處遇賊不能
約束官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刼
庫刼獄刼財殺人及被賊在于該管地方鄉村
鎮市搶殺人民刼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
救援其該管分守官各從重坐以何罪作何處
斷發明著為例其督以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

折通計過功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眞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若遇賊能奮勇追截、衆寡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論、無功照依律情輕重、上請定奪、大抵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要在嚴畏縮之罰、厲敢戰之氣、使之寧進無退、死中求生、則可以化弱爲強、

一訪得各處軍兵民壯機快等項、遇賊不肯向

前力戰及與交通、丞透消息、指引道路、甚則佯爲敗北、將戰馬盔甲器械、故意資敵者有之、皆因軍法不嚴所致、合無今後臨敵對陣、畏怯不行前進、或臨陣先退、棄軍在逃、及通賊賣陣、丞透消息者、審究的實、即于所在地方斬之以徇、情少輕者、打一百、枷號示衆、其與賊對敵陣亡者、給銀三十兩、優邺其家、係軍官、仍陞其兒男一級、如此賞罰嚴明、則人知所趨避、

一各處應捕人員捉獲賊盜、多被該管官司奪

取以為巳功或作人情送與勢要失則害及其身成則功歸于人此智士之所以灰心而勇夫之所以解體也宜令禁約除巳往不究外後有犯者照依邊方買功賣功事例問罪發遣充軍庶幾有功必賞人心自然激勸

一各處地方城池堋塌武備廢弛軍不識戰鬬官不識教習以為常事故一日遇賊茫然無備束手受害其未經殘害之處亦復如是恐尚未知警策宜急行各該巡撫嚴督盜賊未至地方

及時修理城垣挑濬溝塹整備器械嚴俻哨探
積糧以待用練卒以蓄威以無事視有事庶幾
倉卒不致失措

弭盜

比年以來盜賊進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亾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俱以盜賊為諱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

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緣於此蓋失之未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再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

鄰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尋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能捕獲同伙賊人一名送官者。賞銀三兩。若將賊首主謀之人。擒送者。賞銀五兩。自結徒侶。將賊首及同伙擒獲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賞之。所獲賊盜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並分給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贓寄贓等項。並不聽信。既彼脫死之刑。適可生之路。而又坐得推

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此、

一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團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會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即用張敞為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即舉龔遂為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為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薦王尊

行京兆尹事，蠲去繁文，假以便宜，而後激勸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即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較任，即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簡，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殺官殺吏，在位不能禁止者何也，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徒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至，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曰，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

巡邏令尉矣關白則曰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曰吾無責也[illegible]守朝廷空文使因循巽愞之吏傳郵而與老[illegible]疾惡之人計較其終何以成實效乎